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

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讐太史書

五篇臣向書一篇叅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

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

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

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

者多謹破略榆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

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
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
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
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
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
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
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
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

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
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
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
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
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
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
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
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晏子列傳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

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

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

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晏子出遭之塗解

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

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

節儉句道盡

晏子

虛該叙事歐

公詭文多用

此法

晏子之事多

矣而太史公

詳載此有深

情狀
宛然

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晏子春秋總評

楊升庵曰六韜述兵法多奇計申子數名寔韓
子及事情管子多謀略晏子危言行善順衡施
之後主正中其病其藥要在對病而已吾就晏
子而觀其顯名當立誠不可及而不知明偏疾之
亦不識時務矣

又曰晏子春秋譚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

孫不可謂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視觀
其說苑及晏子春秋口載以視而從不可緣數
蘊洵作諫論欲以管晏之緒而行逢平之心是
或一道也如當時被諫之妙唯晏子得之司
馬正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位無不朽

又曰易曰謙亨君子有終晏子顯名天下而
意念常有以自下太史公稱之蓋其謙而有

終也若夫王莽之下白屋則又謙之賊矣

又曰鄭肅不入牛李之黨晏嬰不入崔杼之

黨易曰馬匹匹之子有馬

又曰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多虛而可效法
言錯雜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獨晏子
春秋一時新散而功同補衮名曰春秋不
虛也

凡例

一晏子春秋舊本頗多濫觴以棟父偶于國
學中得劉向刪定善本凡有意義重複另為
細字即附著各章下以便覽者

一晏子春秋均篇止六卷其不合經術者另
以細字分為外篇善本如是今仍之

一批評句法章法佳者用○文采者用、古

勁質雅者用。章內小截者用。」

一博雅自六經外侈談子史子首老莊管晏
申韓六家之指同出于道各有本領老氏以
清淨無為為主而漆園之要本歸之管子牧
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而晏子之若儉力行
繼之一以道一以術其比輔一也吾族道德
南華點枝俱得善本管子二得朱太復趙
定宇兩先生評行于世物晏子春秋尚自缺

然先君以棟甫端心鄴架阮彙史漢兩評林
輯五車韻瑞法也而于晏子春秋復手加丹
鉛實有會心不肖童習之誠不恐秘隨付剖
剔以公先人之志全四書之美使高明者讀
管氏困不沒晏子云

西吳凌澄初徹侯識

晏子春秋卷一

內篇

諫上

書

傳稱平仲立
朝君語及之
即危言觀其
首諫兩公真
危言也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
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
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
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
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

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疆、替罪不避眾、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理義、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

登臺射服
此其明驗

衰三〇証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疆、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太宰知父公
之霸曰禮所
以觀忠信仁
義也無之豈
非禽獸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為政疆者、犯弱

警策

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疆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發○策○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妙○用○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

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無

舊本凡意重
文異者別載
外篇今附著
各章之下

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貴，以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盞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

西諫飲酒

此以法言

下以識諷

各尽其妙

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怒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

敘述
懇至

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相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

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

使上淫洩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趨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駭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本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

徑畧
甚當

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暮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燎使足以畢霖雨令相巡民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處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噉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鐘薪燎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

按景公時與
魯會於夾以
兩諸所奏無
非夷狄之樂
齊音已無不
反矣

前言禮不可
無此言樂不
可變平仲不
獨明於治理
更深於記樂
者耶

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
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
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侍四
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
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
據局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
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

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
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
與焉夫樂何夫必攻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
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
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
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

而臧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臧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章○法○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

一正一反
大守了然

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已者愛之，逆于已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

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悅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灋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

去返之速
所謂見幾
而作不俟
終日

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狐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

慷慨而談
畧無矜忌

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悅之。爲請。公

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

渾、有不
竭之托

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田獵則不便。道
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
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
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
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
致遠親隣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
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
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

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
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
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
也。晏子為一焉。公召其傳。曰。勉之。將以而所
傳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
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
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為

及然之勢
及於之理

晉獻公欲廢太子中生使將下軍以伐霍士為諫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以制之不亦危乎景公不知有此而半仲反復無非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之意

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

○章○添○

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母使荼壓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立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

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湯生，殺陽生，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瘡，暮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

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

寓規於諷
意味悠長

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祭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子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欵。辭曰：

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疥逐，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喬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于祝固史。器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主也。公曰：據與欵會，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雷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詢讜，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私欲養求，不經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公疾愈。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善哉！子其復之。

三祝巧于
百諍

巫咸之興
始於太戊
盛於文成
五利其間
種種不可
勝論

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楚巫微導裔欵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

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

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欵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眾、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

按桓公既
霸會諸侯
於葵丘欲
封禪夷吾

對以所記者十有二終觀桓公之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今平仲則准之以德矣

之以為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豈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其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欵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

餘波

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欵。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欵。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欵于國也。

齊大旱逾歲。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

言有枝葉有誼諧東方生之對武帝者似之

恢諧中如
有至意

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
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
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
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
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
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
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
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

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
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

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

伏后章悲字

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

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

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

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

終善以保
國是一篇
要領中間
引証桓公
猶為切當

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

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侍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歿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

按崔杼弑
莊公丁丑
立莊公異
母弟杵臼
是為景公
是景公原
不得有此
位而立也
可哭之原
寔惟於此

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
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
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
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
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
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
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

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
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

戴笠衣褐、執錘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
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

轉法

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
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
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
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醎、今

左更詳

宋景公時
熒惑守心
公患之
子韋曰可移
於相公曰
相與之股
肱曰可移
於民公曰

君者待民
曰移於歲
公曰歲饑
民困吾誰
為君子韋
曰天高聽
卑君有君
人之言三
熒惑宜動
果徙三度

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
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
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
月之氣。風雨不愆。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
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
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
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
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忿

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
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
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
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
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
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
之樂。非君所願也。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
遑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
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
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燁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

論和味因
及和樂三
補未臨

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
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
平。奏醜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
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
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
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
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搏一。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齊有彗星。景公使
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
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
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
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
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
亂之故。民卒汙亾。若德之回。亂民將
汙亾。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齒。默然不問。晏子諫曰：

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
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歛不費民。先君將遊。
百姓皆悅。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遊于寒
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歛。盡力不
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齒相望。而君不問。

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藉歛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歛歿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遊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雁出而見殓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歿晏子對曰此餒而歿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斡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

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顯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殓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衝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國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殓何足恤哉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惟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

取其結行
所善耳都
是日亦不
足矣

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

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禱。錄錄彊食。進歿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

飄、有凌
雲之氣

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寃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嘗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蓍者至。公曰：今夕吾嘗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

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蓍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趨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蓍之言也。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

應識其狀
識其教妙
得神道設
教之方

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兗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下，兗上，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

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葦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

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
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
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
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
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
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
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
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

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
而歸

一及便成
絕調
易曰失前
禽邑人不
賊此顯比
景象也求
此於春秋
時固難於
景公為尤
難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

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
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
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
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
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

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脛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殺之，東方朔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殺人，二當死，白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古人諷諫往類此。

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畢，請殺之。公曰：

勿殺寡人
聞命矣



北京圖書館藏

